

聽雨紀談全

吳郡 都 穆 著

錢唐 胡文煥 校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淫雨洽旬齋  
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  
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亟欲  
毀棄而客以為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  
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  
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

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楊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待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互稱邪

載歲祀年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

祀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大學致知格物傳朱子作太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鈔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關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物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聞之

謂洞照千古之錯簡

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先子先君先人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

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任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穎上有思穎詩十餘篇又有續思穎詩十七篇後竟薨於穎子孫遂為穎人洪景盧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為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宮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嘗撰宮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

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東道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蓋舍鄭以  
為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  
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  
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  
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  
謂律令讀作平聲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  
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務常語猶宋人云符  
到奉行漢末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借用之

道家述祖述之耳

叙齒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  
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  
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  
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  
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由呂氏鄉約曰非  
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文章繁簡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  
者也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泄治之言曰夫上之化  
下猶風靡草采風則草靡而西若西風則草靡而東

聽雨紀談全 一六〇  
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論語則曰君子之德風人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及觀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  
惟草記禮者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  
興衣冠服而坐論語則曰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叙  
事也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見簡之難矣

金滕宋杜太后金滕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  
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  
後以此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照秦王德  
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  
鑑長編亦不取載私家作晉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

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  
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書籍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  
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挿架三  
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  
摺久而摺斷乃分為簿秩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  
其真矣

鳥獸語言無能子曰凡鳥獸之號鳴啁噪皆有其音  
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  
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

邪其言蓋本之列子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訊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智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鄭玄何休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毛公嘗為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為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已也

釋氏稱號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

葉少蘊謂夷狄請拜為膜

音日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

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孟陶二母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音音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

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不再娶妻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  
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  
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  
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  
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  
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  
之縊娶者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  
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歟  
新唐書太畧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  
天材英特稍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為任俠輕  
財重施寂寥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為人古本太白集  
有上安州裴長史書唐文粹亦嘗載之自叙其平生甚悉新  
唐書皆不及載此雖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畧  
劉元城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  
不明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  
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今觀太白一傳則元  
城之言其弗信矣乎

莊氏子君平子陵本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

聽雨錄談金  
為嚴考之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其州  
與難悉以嚴稱之予謂莊當諱於漢而不當諱於後  
世今之稱二子者當復其姓可也

孟子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  
譜云孟子周定三十七季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  
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  
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  
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罾孟子之子  
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  
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

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  
昆弟與譜不同

舜塚書舜典言歲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史言舜南  
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陵之九疑山按  
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  
數百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亦  
不聞其有舜塚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  
况後代乎意者舜南巡至於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  
崩而葬其地歟

事類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

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  
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臥  
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  
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  
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石刻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  
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  
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  
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  
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

而云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  
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  
止著書人姓名而不看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為  
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  
卽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  
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  
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  
間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  
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  
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佛法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沽酒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為榷枯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張褫字書謂張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為之前導今之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中履皆別置於地此張之所為也張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褫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書進士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揚維禛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穀雨芒種穀雨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

聽雨紀談全  
上聲蓋自雨水後土膏脉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卽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喪祭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有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真之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他日論其瓶無儲粟之語乃謂此翁只於瓶中日粟言雖近又似知陶公未盡蓋

儲粟不過極言貧乏之甚予於是益見陶公之貧固不必以瓶為居也

父子之稱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為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為主器也

巫術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巫極霸其白氏數白黑碁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碁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

不驗一人以錢置合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卽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是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柳韓言佛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奉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為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法焉其上大樂樂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

矣不意二公非佞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  
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谷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為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圖書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

蓋唯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西子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間詩云一朝還舊都艷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辨

十二辰禽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予予曰其說堯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盡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豕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鷄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

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花木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為種樹家謂苦棟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荷投靛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靚水調紙蘸花蓋土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韓子論語解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如曾為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鴟之鴟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

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真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荅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蘇李李杜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人當時亦皆稱蘇李也李白杜甫世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讀書不如寫書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者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其以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

不讀或讀之而不減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曹植未知道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却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辯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朱子不注尚書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王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曰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真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陰陽中數醫家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女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

姓氏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戚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天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異姓不可以為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

予觀今之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失殆所謂牽情徇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先生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相諂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於此亦可悲矣

耳同緒詩全  
呂洞賓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  
天挺注曰洞賓名嵩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  
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則洞賓嘗仕  
於唐矣予觀洞賓于江州望江亭自記曰吾京川人  
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遊江湖間年五十道始成及  
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  
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者二  
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岳陽風土記云洞賓會昌  
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王舉雅言系述云  
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未嘗言及第與為縣令也

大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隱說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  
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  
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蹤跡混俗不異眾人如東  
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  
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  
唐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  
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  
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素書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卽圮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亦受其殃以為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偽矣子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辨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偽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偽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圮上老人為之其偽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圮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為張氏之偽明矣

鯤魚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為寓言然所謂鯤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業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憚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拆不合者數日又山菴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

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餘十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